

第九回 致我死反因不死

詞曰：

最險人藏暗裡槍，椿椿俱是雪加霜。
淒涼難忍傷心淚，哪怕英雄鐵石腸。
懷熱血，眼橫張，霎時提挈出忠良。
誰言巧計皆能就，始信奸謀在自忙。

右調《鷓鴣和》

話分兩頭，再將琪生事從前敘起。琪生自那日屈打成招下獄，棒瘡疼痛，骨瘦如柴，求生不得，要死不能。一日，父親進來看他。他抱頭痛哭，傷心切骨。祝公跪著強盜馮鐵頭苦告道：「我父子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何為扳害到這個田地，絕我宗嗣？就是我兒身死，也替不得你的事。你也是個豪傑，怎要陷平人，害我全家。豪傑之氣安在？我兒若有什得罪所在，不妨明正其罪，我父子死而無怨。」

琪生不忍父親苦惱，也跪在旁向祝公哭道：「豪傑料難饒我，也是孩兒命數當冤。爹爹你回去罷，母親在家不知苦得怎樣。爹娘年已高大，不要悲傷壞了身子，不肖孩兒再不能來報養育之恩，爹爹母親譬如沒生孩兒，割斷愛腸罷。這所在不是爹爹來走的，徒自傷心無益。孩兒自此別卻爹娘，再無一人來體貼你心，爹爹與母親自家保重，千萬要緊。得替孩兒多多拜上母親，說孩兒不能當面拜別。」

言罷，眼中竟流出血來，摟著祝公大叫一聲：「爹爹、母親，孩兒心疼死也！」就哭絕於地。祝公摟抱哭喚：「孩兒甦醒。」未及兩聲，也昏沉哭倒，悶絕在琪生身上。還虧鐵頭叫喚半晌，二人方醒。

馮鐵頭見他父子傷心，惻然不忍，不知不覺也流下幾點英雄淚來。叫道：「我殺人一世也不曾心動，今見你父子如此悲感，不覺感傷。是我害卻好人也，然與我無干。俱是平君贊害你，是他教我扳扯的。你如今出去叫屈，若審時，我自出脫你兒子。」

祝公父子聽了喜極，磕他頭道：「若是義士果肯憐憫，就是我們重生父母，祝門祖宗之幸。」鐵頭止住道：「不要拜，不要拜。我決不改口，去，去，去！」

三人正在說話，恰好輕煙來看老爺，聽見隔壁房中哭得悲切，轉過來一張，卻認得是琪生，驚得兩步做一步跌進房來問道：「你是祝郎麼？」琪生抬頭見是輕煙，也驚道：「你怎得進來看我？」兩個又是一場大哭。祝公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琪生道：「話長慢慢告稟。」因私問輕煙道：「小姐、素梅姐好麼？」輕煙泣訴：「家中多事，我來服侍老爺，小姐在家被盜掠去。」琪生大叫一聲登時昏倒，眾人慌忙救醒。琪生哭得落花流水，楚國猿啼，對輕煙道：「我只道你們安居在家，誰想也弄得顛沛人亡。我命好苦！」又道：「傷心哉小姐！痛心哉小姐！」哀聲令人酸鼻。

輕煙勸道：「君當保重，不宜過悲。但不知君何以亦遭此厄？」琪生恨道：「我不知何事惱了平家棗核釘惡賊！」就指著馮鐵頭道：「卻買這位義士扳我做窩家，備盡苦楚。今日虧這義士憐我，方才說出，又教我補狀出脫我。甚是難得！」輕煙道：「若說這平賊欺心，一言難盡，想必就是為此。待你出來慢慢告訴。」大家說了一會，各人散去。

祝公即刻到縣前叫冤。孫剝皮不得已又拘來一番，鐵頭將棗核釘買囑之情直言告上，自己寧甘伏罪。孫剝皮明知此情，只因受了棗核釘若干白物，怎肯翻招，拍案大怒道：「必竟是受祝家買囑！」反將鐵頭打了二十板，又將琪生也責三十板。說他買囑強盜，希圖漏網，依舊收監。祝公號痛歸家，思欲到上司去告，因沒盤費，只得在家設處。誰知到第二日，孫剝皮又受了棗核釘大惠，就著落禁子，在即晚要討病狀。正是：

前生作下今生受，不是冤家不聚頭。

再說輕煙次日將晚，又要去看鄒公與琪生。母舅吳宗吃得爛醉，從外進來道：「你今日不要去罷。今晚獄中有人討病狀，恐你害怕。」輕煙道：「怎麼叫做討病狀？」吳宗笑道：「這是衙門暗號，若犯人不該死罪，要暗暗絕他性命，第二天，遞一個病死的呈子，掩人耳目。故此叫做討病狀。」輕煙又問道：「如今討病狀的是什麼犯人？」吳宗道：「是強盜窩家。」

輕煙吃一嚇，留心問道：「他是哪裡人？姓什麼？難道沒有個親人在此？怎麼就曉不得？」吳宗暗暗笑道：「癡孩子，這事你娘舅我不知做過多少。怕他什麼親人，他就是本地人，姓祝。他父親也是個敗運鄉宦，你看我可怕他一些？」

吳宗乘著酒興，放肆直談，不怕把個輕煙嚇死。輕煙心裡驚得發戰，眼淚就直流出來。吳宗兩手摩腹，又呵呵地笑道：「他又不是你親人，為何就哭起來？」輕煙忙諱道：「他與我何干，卻去哭他？只是為我老爺明日起解，到府中去。愁他那裡沒人照管，我又不能隨去，故此苦楚。」

吳宗把頭點了兩點，還要開口說些什麼，連打兩個噁心，就閉住了嘴，強忍一會，又是一個噁心上來，忍不住就直吐嘔起來。嘔完遂翻身倒在牀上，輕煙又對他道：「乘如今不曾動手時，待我去看看老爺來。可憐他明日一去，我就不能伏待他也。」說罷，又哭。吳宗又點頭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就來。切不可走漏一點風聲，不是當要。我醉了，晚間還要用力，讓我且睡睡著。叫小牢子同你去罷。」口才住聲，已鼾鼾睡熟。

小牢子拿著鎖匙，同輕煙來。輕煙三腳兩步，急奔進去，對琪生哭道：「天大禍事到了！今夜我母舅來討你病狀，快作速計較！」琪生驚得魂飛天外，淚如雨下，扯著輕煙道：「你看我如此手腳，有什法使？你替我快設一法，怎麼救我才好。」輕煙心慌意亂，一時也無計可施。兩下只是痛哭。

馮鐵頭在旁問道：「你二人為什只管啼哭？」二人告訴其故，鐵頭不平起來，向輕煙道：「我倒有一計，可以救得他。只恨沒有這幾件物事。」輕煙道：「要什物件待我取來。」鐵頭道：「你去尋一把斧頭，一條粗壯長繩，大約要四五丈長。短就兩條接一條也罷。再尋兩個長大鐵釘進來與我，有用處。」輕煙連忙去尋取將來。鐵頭道：「既有此物，就不妨了。你放心去罷。」

幾樣東西，怎麼就救得他？」鐵頭道：「不要你管，包你救得此人就是。」

輕煙就倒身拜他幾拜，再三囑咐道：「祝相公性命全在義士，幸勿有誤。」轉身又向來生道：「相公出去安身之後，可速設法早來帶我。妾以死守待君，幸勿負心。」遂哭別而回。

漸漸天晚，時乃十二月中旬，月色已高。鐵頭道：「此時不動手，更待何時？」他臂力甚大，將手盡力一迸，手扭早已脫下。取斧將腳鐐鐵鎖砍斷，連忙去將琪生手扭一掙，登時粉碎，將他腳鐐也砍斷。二人撬開門，悄悄走到後牆。琪生抬頭一看，連聲叫苦道：「這般插天也似的高牆怎能過去？」鐵頭道：「不要忙。」將斧插在腰間，取出繩子，把一頭繫住琪生兩肋，將那一頭繫在自己腰上。收拾停當，卻取出兩個鐵釘一邊一個，捏在兩隻手中，扒牆而上。頃刻站於牆頂，解下腰間繩頭，握在手內，對琪生道：「你兩手扯住繩子，不要放鬆。」

說完，遂雙手將繩盤扯，霎時把琪生攏將上來，也立於牆頭。略歇一口氣，轉身向著牆外，又拿著繩子將琪生輕輕墜下，站於他上。鐵頭叫琪生站開，飛身往下一跳。兩個解下繩子要走，琪生道：「且住，待我悄悄通個信與父母知道。」鐵頭道：「不可！遲則監中報官，閉城一搜，豈不你我俱休！不若逃脫，尋個藏身去處，再商量通知不遲。」二人就忙忙趕到城邊。幸喜城門未關，二人出城，也顧不得棒瘡腿疼，大開腳步如飛逃難去了。正是：

鼉魚脫卻金鈎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且說那吳宗吃得爛醉，一覺直睡到四更天氣。醒來揉一揉眼。見月色如銀，不知是什麼時候，慌張道：「怎地只管貪睡，幾乎誤卻大事。」起來就去拿繩子要走。哪裡有半寸？連兩個大釘也不在。誰知俱是輕煙剛拿去。吳宗道：「卻也作怪。明明是我放在這裡，難道我竟醉昏了？」四下找尋沒有，只得另拿一副傢伙，忙到牢中，只見鐵索丟在一邊，手扭瓣瓣碎裂在地，沒有半個人影，嚇得屁滾尿流，跌腳叫苦道：「我是死也！」跑去看看，門戶依然，各房犯人俱在。去看後牆又高，搖頭道：「竟飛去不成？如今怎麼去回官府？」不覺大哭。去查問小牢子與輕煙，俱說：「鎖得好好的出來。」吳宗垂頭落頸，眼淚鼻涕，走來走去，沒法處置。

一會天明，已有人來帶鄒公。吳宗只得去報本官。孫剝皮正批發完解差，解鄒澤清到府去，又將鄒公當堂交付畢。見他報了此信，怒得將案桌一拍，連籤筒慣下來，拖下打到五十。叫放起時，已直捱捱地賴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你道此老為何這樣不經打？只因吳宗年紀已老，愁煩了半夜，又是空心餓肚，行刑的見官府發怒，不敢用情，所以五十就送上西天。

孫剝皮見吳宗打死，叫抬出去，另撥一人當牢。一面差捕役緝拿逃犯，一面出簽去拿祝公夫婦，兼搜琪生。登時將祝公與夫人拿至。孫剝皮將信炮連拍幾下道：「你兒子哪裡去了？」祝公方知兒子脫逃，心中暗喜，答道：「是老大人監禁，怎麼倒問罪生？」孫剝皮冷笑道：「你將兒子劫將出來，難道藏過就罷了不成？你道你是鄉紳，沒法處治你麼？且請你監中坐坐，待我請旨發落。」遂吩咐將祝公送監，夫人和氏討保。

夫人一路哭哭啼啼回來。恰好輕煙送鄒公起解回來，半路撞見。聞人說是祝家夫人，見兒子越獄，拿她到官放回的。輕煙遂跟夫人到家。待進了門，上前叫道：「奶奶，婢子見禮。」夫人淚眼一瞧，卻不認得。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」輕煙請屏去旁人，方細細告訴始末緣由，以及放琪生之事。夫人又喜又悲，致謝不盡，重新與她見禮，就留她過宿。正是：

未得見親子，先見子親人。

卻說祝公坐在監中悲感，又不知兒子怎麼得出去，又歡喜快活道：「且喜孩兒逃走，已有性命。我年已望六，死不為夭。將這老性命替他，也強如絕我祝門後代。只是托賴皇天保佑，叫我孩兒逃得脫性命，就是萬幸。」

一日左思右想，好生愁悶。坐至半夜，忽聞一片聲打將進來，幾乎把這老頭子嚇死。你道是誰？卻是紅鬚領著百餘嘍囉進來劫獄救琪生，順便又要救鄒公。哪知二人一個在昨晚出來，一個是今早動身。那紅鬚手執短刀，當先進門，劈頭就拿住祝公問道：「你可曉得祝琪生在哪間房裡？」祝公道：「琪生就是我兒子，昨晚不知逃往哪裡去了，累我在此受苦。」紅鬚道：「早來一日，豈不與恩人相會？」因對祝公道：「咱單來救你令郎的，你快隨咱出來。」就吩咐兩個手下帶他先出牢門等候，卻自去尋鄒公，並不知影響。

臨出門又大叫道：「你們各犯人，有願隨咱去的快來！」遂忙出門外領著兵卒，竟奔入縣堂打開私衙，捉住孫剝皮，剝做幾塊，將他合家三十餘口殺盡，家財盡數擄掠，縣中倉庫分毫不動。

一擁出城，才出得城門，後面已有幾個怕前欲後的官兵，遠遠敲鑼打鼓，吶喊搖旗，恐嚇而來。紅鬚準備相殺，望著半日，也不見他上來，料到交戰不成。遂領著眾人，連日連夜趕回至寨中。雪娥只道祝郎與父親已至，忙迎出來。紅鬚歎氣道：「咱指望救咱恩人與恩嫂父親，不想恩人於前晚逃出，你父親又解上府去，只救得你公公出來。恩嫂過來相見。」

雪娥見兩人俱無著落，撲籟籟掉下淚來，忍著苦楚過來拜見祝公。祝公不知其故，不肯受禮。雪娥備細稟上。祝公驚愕，方才受她兩拜，反哭道：「媳婦生受你也。只是我兒不知去向，豈不誤你青春？你婆婆一人在家，不知怎樣光景。」紅鬚聞知懊悔道：「咱不知還有老夫人，一時慌促，沒有檢點，怎麼處？也罷，明日多著幾個孩兒們一路去探訪恩人下落，一路去悄悄將老夫人接來。」雪娥也叮囑訪父親，又道：「素梅雖已離家，輕煙尚在他母舅家中。可與我連二人一同帶來。」紅鬚就吩咐那接老夫人的小卒緊記在心。

過卻二十餘天，兩路人俱同說祝相公並無信息。老夫人也尋不著，家中房產變成白地。鄒老爺已解放別處，素梅、輕煙俱無蹤影。大家好生著急，自不必說。自此雪娥盡媳婦之禮，孝順祝公一同住在紅鬚寨中，不在話下。

單表那定海城中，當夜劫獄之時，眾犯人搶擄不消說得。還有那一班無賴之徒，乘風打劫，不論城裡城外，逢著人家就去搶掠，殺人放火，慘不可言。和氏老夫人與輕煙還在那裡歡苦，忽聽得喊殺連天。隔壁人家火起，頃刻燒到自己房子上來。二人連忙搶了些細軟東西跑出大門。不上兩個時辰，已將一座房子燒得精光。二人只是叫苦。

次日進城打聽，祝公又無蹤跡，輕煙又聞得母舅已死，家中也被人燒，眾人不知去向。二人正是屋漏遭雨，雪上加霜。祝家這些家人見主人如此光景，俱去得盡絕，書童數月前又死。單單只存得夫人與輕煙一雙，沒去處，又沒一個親戚投奔。夫人娘家又在紹興府，父母已過，只有一個兄弟，素常原不相投，一向不通往來，而且路又遠。丈夫族間雖有幾個房頭，見這強盜事情已不得遠離他，誰來招攬？二人痛苦幾致傷生。

夫人拭淚向輕煙道：「我們哭也沒用。我有一句話對你說。你若有處安身，你自去幹你的事罷。我如今就一路討饒，也去尋我孩兒與老爺。」輕煙道：「夫人說哪裡話。我與祝郎雖非正配，也有數夕之恩。既已身許，豈以患難弱心？夫人去得我也去得，雖天涯海角，我願同去。又好服侍夫人，又好打聽小姐下落。」

夫人躊躇不決，又道：「我年近六十歲的人，就死何妨。你是少年女子，又有容貌，而且尚未嫁人，難道怕沒處安身？況你身子柔弱，怎麼吃得外邊風霜之苦。不要管我，你老實自尋生路罷。」輕煙哭道：「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。夫人若棄賤妾，妾寧可先死於夫人前。」夫人見她真切。也哭道：「難為你這點真心，我死不忘你。我怎忍得累你跋涉？以後不要叫我夫人，只以婆媳相喚，我才心安。」輕煙遂背著包裹，二人互相攙扶而行。

攔過一邊，再說琪生與鐵頭逃走何路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五鳳吟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